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冰川天女传

梁羽生 著

冰川天女傳

冰川天女傳

長谷川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冰川天女传

【下册】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川天女传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10.2 重印)
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521-641-6

I. 冰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80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丁树伟
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
制 作: 黄桂玲
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: 510600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联华工业区
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19.625 印张 543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6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41-6/I·261

定 价: 45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

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孩子，孩子已经熟睡，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就像山谷中盛开的花朵。谢云真道：“听声音不像是冰川天女。你问我怎么遇见了大麻疯，这事得从头说起。”唐经天正在倾听，谢云真拍拍孩子，忽地笑道：“你瞧他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。”萧青峰道：“他很像你，将来必定是个英俊的少年侠客。”这话实是称赞谢云真的美貌，谢云真微微一笑，问唐经天道：“你从西藏来，可知道这孩子的父亲现在还在冰峰上面吗？那日山崩地裂，我刚从外面采药回来，地震之后，上山的通路已给熔岩堵塞，我在山腰，见冰宫还在，不知那场大地震有否波及他们？”

唐经天一阵伤心，萧青峰不知道，他却是知道铁拐仙已然身死，谢云真永远不能再见他了。但见她如此期待的神情，怎忍心明白告诉，只得含糊说道：“后来我也没有再上冰宫，尊夫情形不大清楚。请你在此次盛会之后，即到萨迦去寻你们的徒弟陈天宇，他一定清楚的。”谢云真听他此言，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亦不以为意，往下续道：“我本来早就想到金光寺拜见冒大侠，告诉他，他有一位侄女，现在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峰之上，已学成了绝世武功。为了这孩子，直到如今，方能前来。动身之前，我也曾听到一点风声，说是有许多异派魔头，要趁今年的盛会与冒大侠为难，我还不大相信，哪知果然给我碰上了，看来明日必定有一场大闹。”唐经天道：“怎么？除了那大麻疯之外，你还碰见了什么人吗？”

谢云真道：“不错。就是在今日的黄昏时分，我刚刚进入山口，孩子饿了，我躲在一块岩石之后，给他喂奶，忽听得有人声走入山谷，我一看，原来是几个武当山的道士和崔云子。他们似乎一路在争论什么，只听得崔云子叫道：‘雷大哥没有死，他约我



今晚到金光寺相会，你们不信，等下你们自己就可亲眼见他。’看来他与雷震子是分道而来，所以我适才见着雷震子也并不觉意外。那几个道士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只听得崔云子又大声说道：‘这其实并不关夺命仙子谢云真的事！都是王瘤子从中捣的鬼！’我听他提起我的名字，更是留神。那几个道士似是十分惊诧，叫道：‘王瘤子不是你们结拜的三弟吗？’崔云子道：‘不错，他是崆峒的门徒，崆峒派……’刚刚说到此处，忽听得一声怪叫，只见山岩上突然飞下一条黑影，扑到崔云子身上，崔云子举起他的大弓一挡，但听得声如裂帛，崔云子怪叫几声，登时跌倒。那叫声真是凄厉非常，令人汗毛凛凛。正当此时，一件黑忽的东西，忽然朝我的头飞来！”

谢云真号称夺命仙子，平素在江湖之上，只有别人怕她，但如今她说到此处，也不自禁声音颤抖，令人心悸。萧青峰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谢云真道：“那是崔云子仗以成名的铁胎神弓，被拉直了成为一条铁棍，想是在那人飞扑而下之时，两边用力一夺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”唐经天听了也不觉骇然，想夺弓掷弓，只不过一瞬间之事，内力所至，铁弓便变成了铁棍，连自己也未必能够。谢云真又道：“这还不算厉害，崔云子那把神弓，是件宝物，弓弦用铂金精炼，刀剑难断，如今却都整整齐齐的从中断了。弓弦随风飘扬，有如一蓬乱草，故此发出呜呜声响。弄断十根八根尚不足为奇，只是这仅仅是一拂之力，就全部弄断，若非眼见，连我也不敢相信。”唐经天道：“那从岩石上飞扑下来的人，是不是一个身穿黄衣的老道士？”谢云真道：“不，看样子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又高又瘦，头发俨如乱草，月光下面色苍白之极，令人惊恐。”唐经天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又不是黄石道人了，当今之世，除了几位正派的前辈之外，又有谁有这样的功力？”

萧青峰也是极为惊诧，但他老于世故，一想之下，便道：“看来此人不是崆峒派的、亦是与崆峒大有关系之人，所以当崔云子刚提到崆峒派时，他便想杀人灭口。”唐经天想起赵灵君等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雷震子之事，脱口说道：“不错，崆峒派中以赵灵



君为首的有一班人，效力清廷，想袭灭回疆一带抗清的武当派门人，崔云子一定是想说明此事，所以被那人杀了。”

谢云真道：“不错，那人是想灭口。不过，人没有杀，口却灭了。”萧青峰奇道：“怎么？崔云子给他点了哑穴吗？”谢云真道：“还不仅是被点了哑穴呢！那铁弓跌在我的身边，我动也不敢一动，幸好孩子吃饱奶了，也熟睡了，没有声息，那人没有发现。我从岩石的缝隙中望出去，只见那人将崔云子打倒之后，出手如风，只听得那几个道士个个‘荷荷’怪叫，手舞足蹈的乱跳，就像脚下是一盆炭火一样。那人怪笑道：‘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嚼舌头！’转瞬之间，又猱升到山坡之上，端的是捷似猿猴，幽谷之中闻得怪叫声与怪笑之声交响，骇人心魄。不久笑声消歇，道士的怪叫也渐渐嘶哑，再过一会已发不出声来。我料那怪人是去得远了，想救人是我辈应为之事，便大着胆子，出来一看，当初我也以为他们或者是被点了哑穴，哪知出去一看，只见那几个道士连同崔云子在内，个个张大嘴巴，口中的舌头，都已割断，再仔细审视，肩上的琵琶骨也都被捏碎，不但个个成了哑巴，而且武功亦俱消失，全部成了废人。”

萧青峰夫妇听得骇然，道：“怎么这样狠毒！简直比那大麻疯还要可恶百倍！那大麻疯只不过开开玩笑而已，还不至于出手便弄人残废。”唐经天默然不语，只听得谢云真往下续道：“那些人个个目光呆滞，嘴巴张开，合拢不来，又不能发声，脸上的肌肉也扭曲变形，十分可怕，我又不能将他们一个个背出去，心下可是当真害怕，因此只好不顾凶险，想赶到金光寺报讯。出了山谷之后不久，见有十多个道士打着火把，从谷口的另一端进来，大声呼唤，猜想是同门师兄弟，来找寻他们的。我稍为宽心，但想此事还是该报与冒大侠知道，因此仍然赶往。哪知到了金顶的附近，又碰到了那个大麻疯！竟在一夜之间，连遭两次险事。”

唐经天微笑道：“想是那大麻疯也知道你夺命仙子的大名，因此故意与你为难。”谢云真道：“我也不知他如何认得我，我走到金顶附近，金光寺已是遥遥在望，想是因为我跑得太快，孩子又





醒了，哇哇的哭出声来。我停了下来，轻轻抚拍他，想起自己一人，背着孩子奔波，不免有些伤感，我拍着孩子道：‘呀，若你爹爹在此，什么凶险之事，咱们都不用害怕！’孩子也似乎知道大人心意，哭声顿止。我正欲继续赶路，忽听得嘻嘻的怪笑之声，发自头顶。我抬头一望，只见在头顶的一个岩石上，一个满面红云、浓眉大眼的汉子，披襟迎风，箕踞石上，赤膊露胸，臂上长满疙瘩，胸前露出一撮黑毛，竟然是个麻疯，这一下吓得我比刚才还要害怕！那麻疯凭高望下，迎着我嘻嘻笑道：‘来的是夺命仙子谢云真吗？’骤然间我想起了他莫非就是那个江湖上所传说的人见人怕的大麻疯？孩子又哭了，我鼓起勇气道：‘喂，你不要吓了我的孩子！’那麻疯道：‘你不是号称夺命仙子吗？怎么你却怕我？’忽然扮了一个鬼脸，吹了一声胡哨，不知怎的，孩子竟给他逗得笑了起来。那麻疯得意洋洋的笑道：‘分明是你怕我，你却假说是孩子怕我。孩子非但不怕我，还喜欢我呢！喂，你的丈夫铁拐仙呢？为什么不与你同来？’我正在想应付之法，不答他的说话。那麻疯又笑道：‘呀，可惜，可惜！听你刚才自言自语，铁拐仙大约是没有来了，要不然我倒要向这位名满天下的同行请教请教！’那麻疯作叫化子打扮，用的又是一枝铁拐，看来倒真像我的丈夫的同行。那麻疯又道：‘喂，我好歹都是你丈夫的同辈，你怎么对我不理不睬？’我手抚剑柄，便想冲过，喝他让开。那麻疯道：‘行，但你扳起面孔，却教人见了生气，你得对我笑一笑，我就将路让开。’我不由大怒，拔剑便冲，那麻疯笑道：‘哈，我也不夺你的命，就是要你笑，你不笑也不行！’他箕踞在岩石上，居高临下，忽然随手一抓，将一块石头，捏成了几个小块，一抖手就向我打来！”

唐经天道：“是不是也像他打雷震子一样，不过打雷震子是用铁拐，而打你则用的是碎石。”谢云真道：“一点不错，那石子来得快极，一块打左肋的软麻穴，一块打右肋的痕痒穴，还有一块打笑腰穴。作品字形打来，手法怪异之极。前面是峭壁悬岩，我若用轻功躲闪，只能后斜纵跃。但这麻疯真是可恶之极，他打出的一把碎石，有的直射，有的斜飞，有的却向左右旋转，有的

飞过了头顶又倒转回来，除了向正面奔来的那三块小石子之外，左右斜方和后面掉转头的石子，也都是每三颗成为一组，分打三处穴道，在这情势之下，我不论向何方躲闪，都一定是自己迎上去要给他打个正着！”

唐经天道：“这种打暗器的手法确是高明之极，我看除了四川唐家，与以前灵山派的名宿韩重山之外，恐怕就要数到他了。你手上没有宝刀宝剑，又背着孩子，那是更难躲闪的了。”谢云真道：“我也以为定被打中，百忙之中，只好运气闭穴，但那些石子来得太快，即算运气闭穴也来不及，不料就在这一瞬，忽听得一声极清脆的笑声，接着叮叮之声不绝于耳，我连看也看不清楚，那些石子倏的便向我身旁飞过，堕下幽谷，那麻疯大叫一声，登时在岩石上飞跃而起，放开了我，奔入密林之中，密林中只见青衣一闪，是个女子，只瞧见她的背影，转瞬之间就不见了。”

萧青峰大奇，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把碎石定是给这女子用暗器打落了，你瞧出了是什么暗器吗？”谢云真道：“没有瞧出，不过听这声音，那是一种极微细的暗器，敢情是梅花针之类。”至此，唐经天也不禁骇然，心道：“那女子身匿林中，比那疯丐距离谢云真还远，居然能用飞针碰落碎石，这份武功岂不是尚在我之上？”

唐经天沉思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真的不是冰川天女？”这话他已问过一次，但心中仍是怀疑之极，除了冰川天女还有何人？谢云真道：“当时我正在惊骇之中，那女子又跑得快极，林子中的树枝树叶，又遮住她的身子，我仅仅瞧了一眼她的背影，惊鸿一瞥，过眼不见。冰川天女身子修长，而这个女子的背影却比她矮得多，看来不似是冰川天女。”

这时已过了午夜，月亮渐渐西移，山中的“圣灯”——那些磷火所发的点点之光，也半明半灭，飘浮山谷，渐渐消逝。唐经天一心想念冰川天女，心道：“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谢云真走了眼也是有的。我就不信世间除了冰川天女之外，还有哪一个少女有此本领。”谢云真道：“你屡次提起冰川天女，冰川天女不是说过不下冰峰的吗，难道她也到此间来了？”唐经天道：“冰峰倒了，她自然也下山了。只怕现在就在此间！”



谢云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若然是她，但愿她不要碰上那个大麻疯。冰川天女有如幽谷百合，清静高洁，若然见着那个大麻疯，不要说交手，只怕见了他的形貌，也会恶心，那岂不是玷辱了我们高贵的公主？”唐经天听了，脑海中又浮起冰川天女与那疯丐同行的情形，人世之事，确是难料，冰川天女居然会与那疯丐结交，说出来也无人相信。如此一想，心中更是难过。谢云真见他久久不语，笑道：“你想什么？是想冰川天女还是想那个大麻疯？不如你去出手，将那个麻疯驱逐了吧，免得他在此间捣乱。”

唐经天眼珠一转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拼着今夜不睡，也要去寻找他们。”谢云真道：“他们？”奇怪唐经天何以将冰川天女与那个大麻疯连在一起。唐经天道：“我瞧他们既不进寺中投宿，一定还在附近的山头。雷震子现在想已渐渐恢复，可以行走了。你们再去找他，叫他带领你们到金光寺去。今晚之事应该禀告冒大侠知道。”

唐经天离开他们，独自攀登峰顶。山风振衣，幽谷猿啼，星月西移，焰火明灭，冷冷清清，哪里有人影。唐经天迷迷茫茫，想起一晚之间，所见所闻，竟然有这么多怪事。自己此来，一者是为了寻觅冰川天女，二者是为了护持法会。但依今晚之事看来，那个把崔云子与武当道士弄成残废的怪人，既然不是黄石道人，那就更为可虑。一算起来，敌人方面，最少有三个高手，黄石道人、赤神子和那怪人。这三人的武功，自己都难取胜，何况还有那个疯丐，到时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，敌友难知。

唐经天迷迷茫茫，在山巅上四下眺望，不自禁的高声叫道：“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！”他运天山的正宗内功，人又处在山巅，接连叫了几声，但听得群峰回响，“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……”之声回旋空际，久久不绝。凉在周围十余里内，不管冰川天女是藏在密林还是幽谷，只要她人在此间，就必定能够听见。

唐经天叫了几声，歇了一阵，又叫几声，当那回声渐渐消逝之际，唐经天正自心中忖度：“她听见了我的喊声，会不会寻声觅迹，前来见我呢？”心念甫动，忽闻得一声极其清脆的笑声，起自对面山峰，这笑声熟悉之极，但唐经天在迷茫之际，一时之间



却不敢断定究竟是冰川天女还是另外的熟人？唐经天自然希望是冰川天女，不假细想，又叫道：“冰娥姐姐，我在这儿，你出来呀！”忽地眼前彩色缤纷，额上一片沁凉，唐经天还以为是冰川天女的冰魄神弹。

但冰魄神弹哪有彩色？唐经天伸手一接，只见手中接着的是一个花环，编得十分精致，心中奇怪万分！

细看时，原来那花环用花枝结成了一个同心结，上面还结出七个小字“是你的总是你的”！花环上露珠欲滴，看来还是刚刚结成！唐经天大喜若狂，对面的山峰与这边有怪石相连，不过数丈，唐经天飞身三掠，奔入那边的密林，不住口的叫道：“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！”唐经天的轻功，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之外，能与他匹敌的实在没有几人，如今搜遍林中，竟然不见人影。唐经天心道：“就算是冰娥姐姐，也逃不得如此之快！”心中忽然一阵沁凉，想道：“想冰川天女何等矜持，她怎会直言无隐，毫无顾忌的说出心中爱意？这个花环一定不是她编的！”“但不是冰川天女编的，又是谁人这样顽皮，与自己戏耍？”唐经天冷静细思，大喜之后，继之以大失望，不觉心智迷糊，迷茫怅惘，在林子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，直到天明。

这山中还有另一个人，也是如此迷茫怅惘。这个比唐经天还要失望的人，正是金世遗。

金世遗自从川康边境的雀儿山中，见了冰川天女之后，一直暗暗追踪，或隐或现，直追到了峨嵋山。这一日刚刚进入峨嵋山，金世遗因为不愿让她发现，总落后半里之遥，借着山石林木遮蔽身形。峨嵋山山势雄奇，地形复杂，千岩万笏，他稍不留神，抬头远望，忽然就不见了冰川天女主仆的背影，他急急加快脚步，往前直追，眼睛四下搜索，刚刚转入一处山坳，这时天色将晚，余霞散绮，山坳有一道飞瀑流泉，从山顶直泻下来，汇成一个清澄幽冷的水潭，潭边野花朵开，形成了锦屏一样的花丛，花丛中忽听得有个女孩子格格笑道：“小公主，我说唐相公一定先来了这里等你。”正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之声。金世遗心中一跳，冰川天女久久无言，只听得幽萍又笑道：“其实你就是恨了他，也该



向他问个清楚。”

金世遗躲在一块石头后面，那石头没有人高，金世遗蜷缩身躯，手脚仍然稍稍露出来。金世遗急着要听她们说话，也不留意。花丛中传出很低弱的叹息，隐约听得是冰川天女的声音说道：“不要你管。”幽萍又是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公主，其实你这是何苦来呢？我明明知道你欢喜他！”冰川天女道：“乱嚼舌头。”幽萍道：“若是你不欢喜他，你也就不会恨他了！”金世遗听了，心头又是卜通一跳，细想此言，大有道理。

冰川天女不见说话，幽萍又道：“我说呀，你若再和唐相公生这无谓的闲气，倒教小人得意了。”冰川天女道：“什么？”幽萍笑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，有个人呀，就像猎犬一样追逐我们，不，不是猎犬，是个癞蛤蟆呀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金世遗大怒，不由自己的跳了出来，大叫道：“什么？我是癞蛤蟆！”

花丛中罗袂轻飘，翠环微响，冰川天女与幽萍走了出来，幽萍冷笑道：“小公主，你瞧我说得不错吧。你说他是不是像一头猎犬，鼻子倒真灵呢，咱们在哪里他都嗅得出来。喂，算我说错了，好不好？猎犬比癞蛤蟆要高一等。”金世遗一声冷笑，面色倏变，铁拐一举，忽见冰川天女拦在前面，道：“你要怎的？”金世遗道：“你是天鹅，我这癞蛤蟆望都不敢一望；你的侍女是水鸭，我这癞蛤蟆倒想咬她一口！”冰川天女横眉一瞥，冷冷说道：“金世遗，你眼中还有我吗？”金世遗一生任性，以他的武功，要伤幽萍那是易如反掌，这时被冰川天女一斥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但觉冰川天女自然而然的具有一种威严尊贵的神气，教他不敢放肆。

他本想再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，话到口边又吞了下去，正容说道：“你的侍女出言无状，我……”冰川天女道：“你要教训她吗？我的侍女不必你代为教训。”金世遗怒火又起，虽然不敢发作，负气的说话却冲口说了出来，就用冰川天女适才的话反问道：“冰川天女，你眼中也还有我吗？”冰川天女向他瞧了一眼，淡淡说道：“咱们本是萍水相逢，眼中有谁没谁，本来就无关紧要。”

金世遗冷了半截，妒恨惭怒种种情绪倏时涌上心头，叫道：“你眼中就只有姓唐的那小子！”幽萍冷笑道：“这又关你什么



事？”冰川天女叹了口气，眼光在金世遗面上溜过，目光充满怜惜温柔，虽然她的年纪要比金世遗小，却像一个姐姐教训弟弟的说道：“呀，你有这身本事，若然归了正途，可以成为一代侠士；再不就是潜心武学，也可成一代的宗师。怎么你却要故意将自己变得这般无赖？”金世遗心头一震，这种说话，他平生从未听人说过，在说话中也听得出冰川天女对他的爱惜关怀，但这时在如此的心情之下，他又哪能够冷静的去想？他只觉全身血脉愤张，脑中纷乱，身子似要爆炸一般，半晌才迸出一句说话：“我怎么无赖了？”他自懂人事以来，就是这样愤世嫉俗，嬉笑怒骂，游戏风尘，从来未想过自己的行径对是不对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什么无赖不无赖的。冰川天女被他一问，顿然怔住，说不上来。须知冰川天女所受的教养和他全然不同，她肯直言说金世遗无赖，已经是破了她平日含蓄矜持的惯例，再要她当面数说别人如何无赖，那简直是不可想像之事。

只见金世遗的目光如痴似傻，呆呆地望着冰川天女，幽萍心中害怕，道：“你一直跟着我们，这不就是无赖吗？”金世遗叫道：“路又不是你的，你有你走，我有我走，这怎么是无赖了？”冰川天女心头微感不快，避开了金世遗的眼光，道：“世遗兄，路也有很多，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好。”金世遗忽地大叫一声，立即像猿猴一般攀上附近山峰，远远的逃开了冰川天女的视线。

金世遗攀上山峰，忽而长吁，忽而怪笑，忽而手舞足蹈，忽而在地上打滚，他身上那套偷来的华美的衣裳给荆棘刺穿，面上手足，也擦伤流血，他却全然不理，但觉自己的灵魂似要爆破躯壳向冥冥的太空飞去，又恨不得身体能霎时间化作微尘，洒遍大地山河。这心情是羞惭、是愤怒还是自伤？连他自己也不明白，料想世上亦无别人能够理解。他一把撕裂了身上的衣裳，在山涧旁临流照影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也是父母所生的清白之躯，为何世人对我这般轻贱？”

这刹那间，他一生的经历闪电般的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。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，别人的童年是欢乐无忧，而他的童年却是辛酸痛楚。他母亲早逝，父亲是一个落拓江湖的教学先生，在异乡





教馆，在他五岁那年，因为年老多病，东家不谅，辞了他的教职，他父亲别无其他谋生技能，又带着孩子，迫得乞讨回家，在途中时常生病，幸得同伴的乞丐照顾，孩子才得不死。求乞三年，还未回到家乡，他没有死，他的父亲却病死了。他从此变成了小叫化，混在乞丐堆中沿门求乞，衣服破烂，身上长满虫子，就像其他乞丐一般，没有人来料理。如是者的求乞生活又过了三年，不知是因为肮脏还是疾病，他满身生了一粒粒的小疮，脸上现出红斑，皮肤起结，他自己是小孩子自然什么也不懂，但见其他的乞丐从此避开他。出外求乞，人们也远见远走，几乎经常捱饿。有一个老乞丐告诉他道：“看来你是患上了疯了，你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求乞了，别人会把你活生生的打死的！”他骇怕得不得了，这才知道为什么连乞丐也躲开他的原故。他自此不敢求乞，只是在晚上才悄悄出来，偷别人园地里的瓜果蔬菜生食，有好几次险些给人追上打死，白天偶一露面，就有人骂他是“小麻疯”。胆小的远走，胆大的就追他，嚷着要把他活埋。幸而他跑得快，屡次险死还生。这样的过了几个月野人般的生活，小小的心灵，包不住大的悲痛，自思自想这样做人实在毫无味道，有一天他跑上高山，肚子饿，身上冷，叫一会爹，叫一会娘，突然把心一横，就从山岩上跳下来，他的脚下是一条瀑布，瀑布冲下百丈幽谷，这小孩子拼着一死的狂激心情，就像瀑布一样。

往事一幕幕闪过，金世遗回忆至此，只觉脚下山峰颤动，眼前也是一条瀑布，脚底也是深不可测的幽谷，这时的心情和当年也甚为相似，他叹口气道：“那时有人救我，现在有谁救我呢？”他脑海中又闪过另一幕往事，那是奇怪万分的遭遇，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奇遇！

就在那一刹那，就在他从山岩上跳下的那一刹那，昏昏迷迷感觉还未完全消失的那一刹那，他似乎觉得有一只大手从半空中抓着他，将他拉出了死亡的幽谷。

他好像做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恶梦，身子突然间好像被抛上云端，又似突然间被抛下大海，耳边隐隐听得轰轰的波涛之声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似听得有人轻声的说道：“呀，好可怜的孩子！”

有人轻轻的抚拍着他，喂东西给他吃，这使他追回了几乎失掉了的记忆：就像他在襁褓之时，他的母亲对他一样。他睁开了眼睛，几乎疑心自己还在梦中，只见眼前是一片茫茫、波涛起伏的大海，自己置身于一叶轻舟之中，船上除了自己之外，还有一个相貌奇特的老人，正在看着自己。

他揉揉眼睛，看清楚了那个老人，只见这老人又高又大，穿着一身野麻所织的衣裳，在阳光海浪的映衬之下，发出一种黄色的光泽，这老人的头发非常长，直披到肩头，比他所见过的那些十几年没有理过发的乞丐的头发还要长，若是平日他见到这个老人，一定会吓一大跳，这时他却感到他的目光有无比的温柔，在他的身边，就像有母亲保护的孩子一样，反而忘记了一切害怕。

那老人望着他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终于醒了，肚子饿吗？”他摇摇头，那老人却拿出一个大红葫芦，将里面的液体倒给他吃，甜甜的有一点酒味。他喝了之后，精神好似好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是你救我的吗？”那老人点点头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我已经注意你好多天，你一个人在深山野岭也有勇气求生，这本来很难得呀，为什么又要寻死呢？幸亏我伸手得快，要不然你早已粉身碎骨了。”

他咬咬指头，很痛，的确不是做梦，“梦中”的景象也并不全是幻觉，他们的小舟正在大海中航行，波涛将小舟抛上抛下，有如腾云驾雾。

那老人又笑道：“你已经昏迷了五天啦。你的体质很好，别的孩子可没有你恢复得这样快。”他骨碌地爬了起来，望着那老人叫道：“为什么你要救我？为什么你不怕我？我是个麻疯，人见人怕的小麻疯！”

那老人笑了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不是麻疯，我才是麻疯！”他吃了一惊，望那老人，那老人虽然相貌奇特，长发披肩，但面色红润，连一点斑疹也没有，手指修长，皮肤光洁，一点也不像他，怎么是个麻疯呢？

那老人道：“我以前真的是个大麻疯，后来自己医好了。你患的是皮肤病，那是因为肮脏而引起的皮肤病，经海水洗了几天，



太阳晒了几日，早就好啦。呀，可惜你不是一个麻疯！”

声音伴着叹息，竟似十分遗憾。金世遗那时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，觉得非常奇怪：这老人竟会嫌自己不是麻疯！他怔怔地看着那个老人，那老人缓缓说道：“我因为曾经是个麻疯，当年所受的痛苦，十倍于你，后来逃至荒岛，发誓不见世人，直至十年之前，我被一个女侠点化，觉得这样避世隐居，独善其身，实在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又改了心志，另发宏愿，立誓要救天下的麻疯患者，这十年来也曾救了不少人。如今我自知已入暮年，来日无多，因此又想在患麻疯的幼童中挑选一个徒弟，可惜总选不着一个合适的。”

金世遗福至心灵，立刻挣扎起来，纳头便拜，哀声求道：“世人都当我是个小麻疯，我若回到陆地之上也是一死，师父，你若不要我，我只有跳下海去！”那老人沉思半晌，道：“好吧，但你可得有这个胆量跟我到荒岛去过一生。”金世遗道：“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”于是就在小舟中行了师徒之礼。

小舟再行数日，金世遗在海浴阳光的天然治疗之下，恢复很快，不但体力充沛，而且皮光肉洁，完全变了个样子，舟行数日，忽见一个海岛，横在前面，海风吹来，异香扑鼻，香气之中，却又带着腥味。远望过去，只见绿荫覆盖全岛，花开树上，灿如云霞。有清泉从岛中流出，汇成小溪，注入大海。近岛处沙湾环抱，水波不兴，金世遗叫道：“呀，这里真好！”

那老人笑道：“好与不好，要你看后方知。”携金世遗舍舟登陆，一踏上沙滩，只听得海岛内的树林里沙沙之声大作，无数长蛇窜了出来，有的七彩斑斓，有的头上生角，昂头吐舌，密密层层，几乎把沙滩遮住了。金世遗吓得魂不附体，但见那老人微微含笑，一点也不害怕。那些蛇朝着他昂头起伏，俨如欢迎久别的好友，点头致敬一般，金世遗惊魂稍定。老人回头笑道：“好孩子，害不害怕？”金世遗道：“这些毒蛇，充其量也不过像外面的世人一样？要将我弄死，这又有什么害怕？”老人笑道：“你这心思，倒和我初来一样。”

自此金世遗便在这小岛上住下来，跟随那个老人学习武艺，



金世遗本来只知有姓，未曾起名，“世遗”二字乃是那老人到了海岛之后才替他取的。

到了海岛之后，金世遗才知道那老人名叫毒龙尊者，这个海岛名叫“蛇岛”，在黄海与渤海交接之处，亘古以来，人迹不到。毒龙尊者少年时候，是个武师，自从患了麻疯，被人驱逐、无意之中，飘流到这个海岛，与毒蛇为友，取毒蛇的口涎，治愈了麻疯，他一身绝世惊人的武功，就是在蛇岛之中练出来的。

毒龙尊者携金世遗到了蛇岛之后，就悉心传他武艺，金世遗聪明之极，每种武功，从来不要师父指点三遍，最多两遍，就能记得。毒龙尊者每年总要出外一两次，每次一两个月不等，师父出去之后，他就独自在蛇岛之中练功。师父每次回来，说的总是救了多少个麻疯患者之事。师父常常和他说起麻疯患者的苦楚，以及他少年之时，怎样险险被人烧死等等情事。金世遗自己曾身受其苦，对外面人世，憎恨之极，只愿一生能在这海岛之上，再不重踏人世。

如是者年复一年，霎眼之间已过了七年，金世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练成了第一流的武功，忽然来到了这一天，又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变故……

往事一幕幕的闪过，金世遗脑海中泛起那一幕景象：一日黄昏，红日西落，火球一般的太阳就像沉入大海之中，余霞散绮，海上一片金碧。金世遗忽被师父叫到跟前，只见师父面容有异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已经尽得我的所传，如果重回陆地，行走江湖，料想当今之世，已无几人能与你为敌了。”金世遗急道：“师父，外面人心叵测，我还是留在这里的好。”毒龙尊者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外面果然是人心叵测，连武林中人，亦多半如此。但其中亦不是没有好人，像邛山的吕四娘和江南的甘凤池就是好人。”

金世遗从来没听过他师父提过中原的武林宗派，甚是好奇，正想问吕四娘和甘凤池是什么人？只听得师父又道：“还有天山派的，呀，你若不出去寻访到天山派的门下，就有杀身之忧！”金世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毒龙尊者道：“我所